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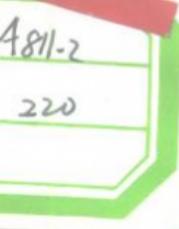
# 《劳动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 内 容 介 绍



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翻印

一九七八年六月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2 024 7604 3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决定作用，是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 一、劳动促使了从猿到人、从猿群到人类社会的转化（第1—13段）

恩格斯在本文的第一段阐明了劳动的伟大作用。关于劳动的作用问题，有些政治经济学家，如拉萨尔主义者曾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对于这个荒谬的论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给予有力的批驳。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看法，认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恩格斯接着指出，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由于劳动，由于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才得以脱离一般动物界，才能够生存下来，并在控制自然力和发展文化方面取得各种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人本身的呢？恩格斯分析了人由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论述了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下面三个观点：

### （1）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

恩格斯首先指出，原始人是从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大约在两、三千万年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古代类人猿。按照进化论者

EG/12/03

达尔文的描述，这种类人猿满身长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

恩格斯接着指出，古代类人猿在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漫长过程中，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躯体也逐渐发生变化，前肢和后肢逐渐有了某种自然的分工。例如用前肢采摘果实，用后肢支撑身体。后来，由于地球新的造山运动和冰河期的出现，有些地方的森林逐渐稀疏或消失了。在这些地方生活的类人猿为了适应环境和寻找食物，被迫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逐渐从树居方式变为地面生活的方式。地面上新的生活环境，促使类人猿的前肢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他的活动，逐渐地从支持身体的作用中摆脱出来，向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而后肢则在失去前肢的帮助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成为单独支持全身和走路的器官。人类的祖先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古代类人猿中，另外一些仍旧生活在树上，它们整个身体结构虽然也有变化，但仍旧朝着猿类的方向发展，没有变成人类，而成了现代类人猿。我们从这些现代类人猿（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迫不得已用两脚行走，并用手指关节支撑地面的姿态，可以看出从四肢行走到两脚行走的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两脚行走”。直立行走从偶然的需要变为“惯例”（习惯的动作）、从“惯例”变为“必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例如：攀援、折枝、采果、筑巢以及使用天然的木棒、石块来采集果实、挖掘根块、捕捉小动物、或者同猛兽进行搏斗等等。只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直立行走才成为一种

“必然”。但是，即使这样，类人猿的前肢也只是在向人手过渡，还没有完全变成人手。恩格斯指出，猿手和人手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出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直立行走促使类人猿的前后肢专门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前肢从走路的任务中解放出来，“变得自由了”。这就为原始人开辟了制造工具的道路。经过漫长而艰巨的劳动过程，经过一代一代的改造和发展，类人猿的前肢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能够做出复杂的动作。经过几十万年的量变，最后达到了质的飞跃，人类的祖先终于制造出第一把工具，用自制的工具进行劳动了，猿手终于变成了人手。因此，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人手形成之后，继续朝着更加完善化的方向发展，一直发展到能够产生“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等等，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的文化。而人手之所以能够不断完善，能够创造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也还是“由于劳动”。

## （2）语言和人脑都是劳动的产物

手，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身体的其他组成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身体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形态的改变，总是要引起其它部分的形态也随之改变。手的变化，也必然要引起躯体的其他部分的变化。恩格斯指出，劳动促使猿手变成人手，随着劳动的发展和人手的形成，类人猿躯体中的其他部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不

过，我们对这方面还研究得太少，还只能作一般的叙述。但是，语言和人脑的产生，则是明显地同人手的形成互相联系着的。

语言和人脑也都是劳动的产物。人类的祖先本来就是社会化了的动物。随着劳动的发展，随着人手的发展，人们的眼界越来越扩大，知识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互相交流、共同协作也越来越频繁了，“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类人猿不发达的发音器官，由于劳动的需要并且在劳动中不断得到改造而逐渐能够发出清晰的音节。于是，人的口耳器官就逐渐形成了。人们在劳动中运用一些不同的音节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从而，语言也就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了。所以，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为了证明这一点，恩格斯举了马和狗的例子。马和狗处在野生状态中，由于用不着劳动，用不着通过说话互相交流，所以也就不需要语言，没有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但是，经过人们的驯养后，在和人们的接触中，马和狗就逐渐养成了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能够听懂人们的吆喝，并且获得了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有了说话的愿望。可惜的是它们的口耳器官已经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得太厉害了，它们这种不能说话的缺陷已经无法补救了。恩格斯还举了鹦鹉的例子来说明，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

恩格斯接着论述了猿脑向人脑转化的过程，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

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从猿脑到人脑的质的飞跃，主要推动力是劳动和语言。恩格斯从根本上特别强调了劳动。猿的脑与结构比较简单，脑量比较小，对事物只有粗浅的感觉和知觉，只有初级的、直观的反映能力，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人类的祖先在劳动中，接受着大量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刺激，因而使脑逐步地发达起来。随着手的形成，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的祖先在劳动中不断向自然界进军，扩大自己的眼界，从而使脑由量变发生质变。劳动，不仅使手的结构与机能获得发展，而且使脑的综合反映能力也得到加强。语言的产生，使人们能够借助于语词的抽象与概括来反映现实世界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语言构成了人类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这也促使了脑的发达。随着脑的形成和发展，与脑最密切的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语言中最微小的差异与类同，需要最灵敏的听觉；狩猎中为识破动物最巧妙的保护色，需要最锐利的视觉；采集植物时，为区分各种特定气味的可食与不可食，需要最敏捷的嗅觉；运用双手的劳动，则需要最细微的触觉。人的感觉器官已远远超过其他动物。

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手、语言、意识都是以劳动为基础、在劳动的作用下产生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又指出，“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是彻底的辩证法。

### (3) 人类社会也是劳动的产物

人与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猿群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是社会的人，劳动是社会的劳动，意识是社会的意识。“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社会就是猿群发展的飞跃。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离开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人是不存在的。

总之，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起沅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一是强调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二是强调了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通过劳动，才使类人猿简单的意识发展到人的意识。三是强调了劳动是社会的劳动。恩格斯在回答人类起沅的问题时，强调的是劳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而不是达尔文所讲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在分析人的机体的形成时，恩格斯不仅注意到生理方面的原因，而且也注意到社会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说明恩格斯比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

## 二、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群和其他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第14——22段）

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类社会终于从猿群中分化出来，出现在地球上。那么，人类同其他动物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

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 （1）其他动物只能消极地听从自然支配，人类通过劳动能够主动地支配自然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的躯体，创造了人类社会，而且使人类越来越脱离一般动物，越来越能够驾驭和支配自然界。

恩格斯首先指出，一般的动物只能消极地听从自然的支配。猿群满足于把它们占据的地区的食物吃光，没有吃的就搬家，搬到新的地方又把那个地方的食物吃光。它们除了无意识地让自己的粪便成为植物生长的肥料之外，没有能力得到比自然界所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为生存而“滥用资沅”。恩格斯说，滥用资沅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使一些物种灭绝了，同时也促使一些物种发生变化。因为，滥用资沅造成某些食物被糟蹋光了，迫使动物去吃别的食物。有些动物由于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同它们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而绝了种。有些动物比较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够吃较多品种的食物，它们吸收的营养丰富了，血液里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结构也因此而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滥用资沅这种现象，有力地促进了类人猿转变成人。因为类人猿有较高的智力和较强的适应力，能够吃种类繁多的食物。滥用资沅的结果是食物的品种越来越多，食物越来越复杂，输入身体内卫的材料也越来越复杂。这些材料就成了类人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

恩格斯接着指出，人类同猿群和其他动物不一样，他们不是消极地去适应自然，而是通过劳动主动地去支配自然。

劳动是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类人猿寻找和获取食物的活动，还是一种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而不是主动地支配自然的劳动，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类人猿这时的劳动还不属于制造工具后的“真正的劳动”，只是使用天然工具的过渡性劳动，与野兽还没有明显的区别，还只是拿着天然的木棒和石块的猿猴群。能够制造和运用工具，才能主动地支配自然。而制造工具是由人的手实现的。恩格斯指出：“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制造工具和从事生产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人与猿的根本区别。由于能够制造和运用工具，人从此就能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就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地向着一定目标前进的特征。从此，人离开一般的动物界也就越来越远了。

恩格斯从最古老的打猎和捕鱼的工具推断：劳动造成了人区别于动物具有重大意义的三点：

第一点，劳动使人“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在“过渡性的劳动”中，类人猿为适应自然环境，就学会了又吃植物又吃肉类。肉食对类人猿躯体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肉食提供了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动物性的脂肪和蛋白质更易于吸收和消化，肉食使脑髓得到比过去多得多的营养而不断完善起来。肉食还引起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这“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火的使用更加缩短了消化食物的过程，驯养动物使肉类食物更加

丰富起来，“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

第二点，劳动使人“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

与其他动物不同，由于能够劳动，能够主动地支配自然，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居住到任何可居住的地方的动物。新的环境，就“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劳动在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于是人就离开一般动物愈来愈远了。

第三点，劳动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

人类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人们首先是按照年令和性别的不同进行自然的分工。而后，随着活动的范围扩大，劳动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富有目的性、计划性，从而引起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工。从狩猎与畜牧分工开始，又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以后农业内工和手工业内工又有了更细的分工，并出现了商业；最后，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村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政治、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在阶级社会中，笨重的体力劳动由劳动阶级承担，脑力劳动成了剥削阶级的专利。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脑力劳动似乎成为主要的了，而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倒反而退居到第二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被视为脑髓发展的结果；社会的意识被理解为先于社会的存在这就是产生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柢。这种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比如达尔文的信徒和朋友赫胥黎，他虽然在自然

科学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唯心主义影响下，对人类的产生采取了“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只能从进化的观点论证人产生于猿，而不能了解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 （2）其他动物为了生存能够无意识地改变自然，人类通过劳动能够有意识、有计划地改造自然

恩格斯首先论述了动物与自然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他指出：“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有些自然科学家由于形而上学的影响，只看到动物本身的进化，动物的进化影响自然，而看不到自然又对动物进化发生很大的反作用。因此解释不了最简单的事物。

接着，恩格斯以圣海伦岛上的山羊和猪把岛上的植物都吃光了而为后来到这个岛上来移民准备了繁殖植物的地方为例，说明动物对自然的影响是无意识的，而人类却能制造工具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人离动物愈远，对自然的影响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类通过劳动，改变了全世界的植物，通过畜牧驯养也改变了某些动物。恩格斯又指出，一些动物如哺乳动物也有某种意识、计划的能力，“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这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

动物的能动性。承认不承认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后者完全否认了人的能动性。

恩格斯把人类同其他的动物作了全面的对比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动物仅仅利用外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 （3）其他动物受自然所统治，人类通过劳动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来统治自然

人类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每取得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不是一开始就能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劳动的结果，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逐步掌握了自然的规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列举了一些事例：人们为了得到耕地，砍光了森林，对改造自然的第一步是胜利了，但是，失去了贮水的中心；为了开辟牧场，砍光了山上的树林，造成了山泉枯竭或山洪暴发，反而摧毁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在欧洲种上马铃薯是个胜利，但由此带来了瘰疬症。有时第二、三步由于出乎预料的影响，会取消第一步的成果。人们就是这样在劳动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掌握了自然的规律的。

针对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客观性，否认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实践割裂开来的错误

观点，恩格斯强调指出：“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实践中，人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更加认识到由于违反自然规律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特别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人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自然影响，恩格斯指出：“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恩格斯接着指出，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唯心主义就越来越没有市场：“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总之，从第14段到第22段，恩格斯主要论述了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群和其他一切动物的特征。能制造工具，支配自然界，这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毛主席说：“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45页）

### 三、劳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23——26段)

在阐明了劳动对人类社会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之后，恩格斯简略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论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劳动人民解放自己的道路。

## (1) 劳动造成的社会影响要比它所造成的自然影响大得多

如前所述，劳动改造了自然，它的自然影响是很明显的。还必须看到，劳动在改造自然时，也改造了人类社会本身。劳动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恩格斯把劳动对自然的影响与劳动对社会的影响作了比较：在欧洲种植马铃薯，带来了瘰疬症的自然影响。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社会影响，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却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只能吃马铃薯的地步，马铃薯的一次病灾，使成千上万专吃马铃薯的人饿死，或逃亡海外。在这种社会影响面前，瘰疬症的危害又算不了什么了。阿拉伯人掌握酒精蒸馏的技术，可是这种技术却被殖民主义者用来灭绝美洲印第安人。哥伦布经过航海“发现”了新大陆，而使许多欧洲人迁移美洲，带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活了在欧洲绝迹已久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鼎盛时代，但是也迅速扩大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队伍，推进了资本主义走向没落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劳动造成社会影响要比自然影响大得多。可是，人们往往只看到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而看不到它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就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开始给

人们带来了直接的有益效果，可是，由于这种影响的积累，最后造成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产生了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都是如此。恩格斯说：“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尤为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是不顾自然与社会影响的。“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资本家追求的是生产的利润。比如：西班牙的种植场主为了种植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需要木灰做肥料，而烧掉古巴的森林。至于以后，由于没有森林的掩护，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沃土，使之变为不毛之地，这些自然影响资本家是不管的。再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干。他们不顾社会的需要，而只注意那种产品能为他们带来最大利润这个最初的效果。这样，就必然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市场上的供求对立和经济危机。对这些社会影响，他们也是不管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剥削者的手中，加速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 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定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